

一碗凉鱼慰乡愁

□ 屈梦媛

酷暑时节,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,吃饭也不香。忽地想起家乡的凉鱼儿,这时只盼有一碗莹洁如玉的凉鱼儿浸在浆水汤里,浇上鲜红的西红柿、碧绿的韭菜、灰灰菜,再放一大勺油泼辣子,吃上一口,定能口舌生津,食欲大开。

凉鱼儿其实不是鱼,是一种面食,因形似蝌蚪,光滑如玉,所以也有人叫它“蛤蟆骨朵儿”。为什么叫“鱼儿”,大概是因它入口后滑溜如鱼,无需咀嚼便“游”入口腔、滑入咽喉直至肠胃,解渴解饿,还能驱散暑热。

小时候的暑假,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。外公一大早便到菜地里去劳作,我也跟去玩。等到快晌午时,又饥又渴,回到家,一进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喊:“外婆,我要吃凉鱼儿!”

外婆闻声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,一边应着:“来了——”一边急急地迎出来给我擦汗、打扇子。外婆总是把“了”字喊成“撩”,尾音拖得长长的,音调像哄睡时唱的歌谣。

外婆在灶房里做凉鱼儿,

我就倚着门框看。她瘦削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着,动作熟练而轻快。现在想来,做凉鱼儿其实很费事,但是外婆好像乐在其中。她烧起柴灶,在筛好的面粉中加入清水搅成糊糊,等锅里的水一冒泡就徐徐倒入,然后用擀面杖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,直至面糊糊渐渐变稠、凝成一团。锅烧多久,便要搅多久,不可有一刻停歇,不然便会粘锅焦糊。

做好的搅团,拌上料汁,可成一顿便饭。但要做凉鱼儿,还需得再多一个“漏”的步骤。外婆一手持漏勺,一手持饭勺,把打好的搅团舀出来倒进漏勺,用饭勺压着,直至搅团从漏勺的孔里流下,漏成“鱼儿”。漏勺下需放一个大盆,盆里装半盆子凉水,有冰凉的井水更好,这样冰出的凉鱼儿更劲道弹牙。

我特别喜欢看外婆漏凉鱼儿的动作,娴熟流畅,不疾不徐,像一支舞蹈。鱼儿的长短可以通过抖动漏勺来掌控,外婆总是依着我的要求,有时做长的,有时做短的,长长短短的“凉鱼儿”捞进碗里,倒入调好



的浆水汤,撒上炒好的蔬菜,再舀一勺油泼辣子。白白红红绿绿一大碗,看着就食欲大开,再连汤带料地吃一口,酸香冰凉,沁人心脾,暑热顿消。

童年无数个长夏的苦闷,便在这一碗碗爽口的凉鱼儿中消解。长大后我离开家乡,因距离和时间的发酵,这一缕酸香变成了心头挥之不去的一抹乡愁。每次放假回家,我都会跑到外婆家,就像小时候那样,一进门就喊:“外婆,我想吃凉鱼儿!”外婆也总是像我小时候那样急急迎出来,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应着:“来撩——”

像小时候那样倚在灶房门口看外婆漏凉鱼儿,还是一样娴熟的动作,只是那瘦削的背影已日渐佝偻,花白的头发慢慢变成满头银发。端着那一碗冰凉彻滑,酸香爽口的凉鱼儿,不变的味道,不变的爱,将我在异乡生出的惆怅与寂寥无数驱走。

一碗凉鱼儿,可慰乡愁。

呀。张叔说:“我卖凉茶只是个由头,其实是为了让热天赶路的人进店凉快凉快。”

张叔打开了话匣子:“记得有一年,天气特别热,我推着几袋粮食去集上卖。早上在地瓜田里拔草翻秧,汗出了够一脸盆,临近中午又急匆匆推着四五百斤的粮食,冒着大太阳赶了十里路,快到城里时,人已经热虚脱了,头晕、四肢无力,一步也不想走。想在附近找家店进去凉快一下,但周遭都是小饭店,不吃饭又不好意思进,正在犹豫时,一家包子铺的老板跑过来问我,可不可以帮他抬个东西,我立马答应了。可进入店内,老板并未着急让我帮忙,而是先让我喝杯水凉快凉快再说。那天,老板给我倒了两碗绿豆汤,还切了西瓜让我吃,我坐在风扇下又吃又喝,身体感觉舒坦了许多。好一会儿工夫,老板才让我和他抬橱柜,其实那柜子不算沉,他和他媳妇也抬得动。他的好意,我懂。”

隐在烟火人间的微小善意,不仅温暖了自己,还可以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一次次情景再现,温暖更多的人。我家也有不少茶叶,我也支援张叔几包,为这个夏日再添一丝清凉。

蒲枕“藏”夏

□ 王文莉

清晨六点,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,睡眼惺忪地按下接听键。“闺女,我让邻居小孙给你捎去一个枕头,中午你到门卫室取一下包裹!”电话那头的老妈话一讲完,不容我回应,咔嚓一声就挂断了。

我盯着手机开始寻思:家里又不缺枕头,她这是闹的哪一出呢?何况,小孙中午才能到市里,老妈大清早就打电话,真是扰人清梦!想不出个所以然,我只好继续睡回笼觉。

中午,我到门卫室取回包裹一看,枕头塞得鼓鼓囊囊,枕面是白底红格的粗布,这是老妈存的手工家织布,以前家里的床单全是这种粗布做成的。我拿起电话拨给老妈:“你捎来的枕头收到了!干嘛单独捎个枕头给我?”

老妈开始念叨:“你上班整天盯着电脑,颈椎当然不舒服。电视上说蒲绒枕对治颈椎病有特效,我央人去黄河滩里割了很多蒲棒,正好小孙要去市里,我紧赶慢赶地做好枕头给你捎去!”

我叹了口气道:“老妈,蒲绒枕芯我小时候一直用,也没听说能治疗颈椎病,电视上的广告宣传不能全信,你别听风就是雨!再说,我最近网购了颈椎按摩器,感觉效果还不错。”母亲不满意我的说辞,絮絮叨叨地告诉我蒲绒枕芯的治疗功效,听得我实在不耐烦,向她保证一回家就换上蒲绒枕,她这才放心地挂了电话。

小时候,每年暑假我都跟着老妈去黄河滩割蒲棒。

成熟的蒲棒就像柔软的小棒槌,轻轻一按就会凹下去,是天然的枕芯填充物。老妈带着我在蒲草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,割下很多蒲棒带回家,晾晒以后择下蒲绒换下往年的枕芯。自从经济富裕以后,农村人都换成了丝绵枕芯和中药枕芯,这种蒲绒枕芯已被淘汰多年。

我在微信上向小孙诉苦,说老妈真是越发糊涂了,对电视广告深信不疑,还托你特意给我捎个蒲绒枕头。不料,小孙的一番话,却让我泪流满面,自责不已。原来,装枕芯用的蒲棒,是70岁的老妈坐着三轮车,跟着年轻人专程去黄河滩割回来的。一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,老妈怕我担心她的身体,故意骗我说是央人割的。

老妈不顾自己的颈椎病跑到黄河滩割蒲棒,又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,费心费力地做出这种儿时的蒲绒枕,我却不知好歹地觉得她多此一举,还抱怨她打搅我瞌睡,想起这一切,内心真是无比惭愧。自己一直以为,给父母足够的钱,让他们吃好穿好就能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,现在看来,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是何等浅薄。父母对我们倾尽一生的爱,是源源不断、不求回报的,这辈子都报答不完,偿还不清。

老妈常说一句话:“人心都是向下长的,父母待儿女的心有十成,儿女待父母之心有一成就足够了。”藏在枕头里的爱,不仅验证了老妈的话,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和包容。



□ 马海霞

张叔的儿子小张,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,今年张叔退休后,去帮儿子看店。昨天我路过小张的五金店,看店门上贴着一张大红纸,上面用毛笔写着“凉茶一毛钱一杯”。

现在生意难做,五金店都开始卖凉茶了,而且还这么“卷”,一毛钱一杯凉茶,还不够耽误工夫的。进店买东西,张叔忙起身招呼我先坐坐凉快凉快。

今年天气出奇的热,我骑电动车20分钟,感觉人都要晒“化”了,五金店有空调,张叔又递给我一杯凉茶,半盏茶的时间,我便从燥热模式恢复到了清凉模式。

喝完,给张叔钱,他黑脸跟我急,说我瞧不起他。张叔说,他本来想在门上写“店内供应免费凉茶”,但要是这样写,很多人不好意思进来喝,只能象征性收点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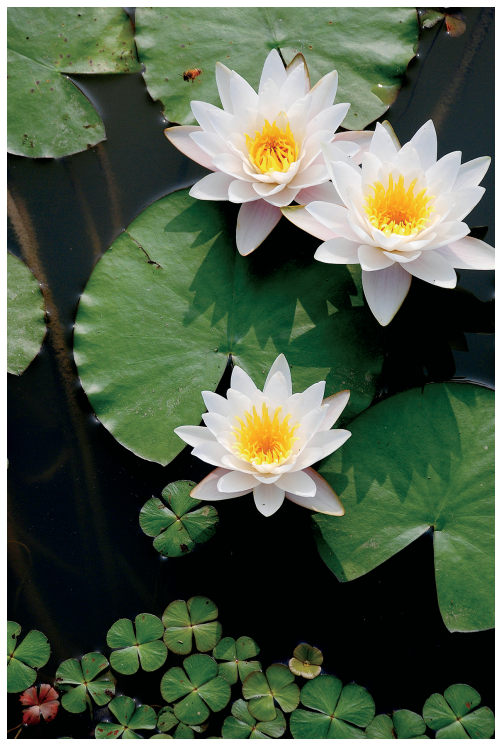
张叔说,他每天一早便起来熬水煮茶,往沸水里抓一把茶叶再往里面丢些菊花、金银花、蒲公英,这样制成的凉茶能清热去火。

我俩正说着,一位卖菜的老人走了进来,张叔递给他一杯凉茶,老人喝完,张叔对他说,可以免费续杯,茶水不值钱,一毛钱管够。老人又喝了一杯,临走递给张叔一块钱,张叔说,没零钱,找不开,这次不要钱了。

老人刚走,又进来一位外卖小哥,小哥衣服后背都湿透了,看来顶着高温跑了不少路。小哥连喝了三杯凉茶,张叔让他扫码支付一毛钱就行。

小哥不好意思地问张叔,卖这么便宜,能赚钱吗?张叔笑着说:“金银不怕碎,我闲着也是闲着,赚几个算几个。”

我坐了半小时,进来了五个人买凉茶,张叔“生意”不错



莲洁 杨慧涛摄